

## 目录

### 序 幕 “三叉戟”会议 1

## 第 1 章 跨越地中海 27

北非战役的胜利渐渐成为过去，通过“三叉戟”会议，英美终于就下一步的战略达成共识。为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参与“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全体舰队驶离集结港口后，便进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向西西里岛进发。糟糕的航道和突如其来的风暴阻挠着“扬基”和“汤米”，当第一攻击波次冲向滩头，士兵们咬紧牙关，向敌人的滩头火力网冲去。

以杀戮终结灾难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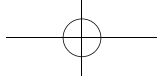
最高统帅的烦恼 47

风暴似乎永不平息 59

战争是世间最美丽的景象 70

## 第 2 章 燃烧的海岸 77

意大利守军的软弱并没有令盟军放松心情。德国第 15 装甲掷弹兵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已经开始增援，错误的空降行动令大批战士死于友军枪下。身心俱疲的士兵在巴顿的鼓动下，开始依靠屠杀战俘发泄怒火。在这片干燥的滩涂，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正义和信念被残忍的杀戮腐蚀。



- 独眼巨人之地 78
- 钢铁兄弟，德意志 95
- 死于友军之手 110
- 腐蚀英雄的灵魂 120

### 第3章 岛屿堡垒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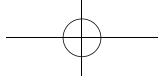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自负的蒙哥马利一意孤行，在失去友军掩护的情况下贸然挺进，是胸有成竹还是利欲熏心？巴勒莫陷落、墨索里尼倒台，好消息接连不断，但可谓福祸相倚，不明瘟疫令无数士兵病倒，巴顿手下两位得力干将也被解职。盟军踉踉跄跄地攻下了西西里岛的最后一座城市墨西拿，可是接下来该何去何从？统帅部甚至没有制订下一步战略计划。

- 孤军深入的蒙哥马利 132
- 攻占西西里岛首府 139
- 恶魔之首崩坏 147
- 不明原因发热 154
- “大红一师”的不幸 162
- 墨西拿，新的起点 174

### 第4章 萨勒诺之战 191

“雪崩行动”蓄势待发，但萨勒诺可不是块友善之地，冒险值得吗？战火临门，继续追随已为世界公敌的强大盟友纳粹希特勒，还是巧妙地全身而退，叛逃同盟阵营，夹缝中的小轴心不敢轻举妄动。一支不再锋利的第五集团军能够顺利牵引意大利战场的命运吗？岛上湿冷逼人，海上舵手迷航，一场重创换来些许可怜进展，惨痛的开局裂变成一张血腥的欠条，什么才能让这场恶战得到救赎？

- 摇摆不定的小轴心 192
- 阴谋与反阴谋 200



- 钝化的劲旅 212
- “黑色星期一” 234
- 残酷的序曲 247

## 第5章 尸野腹地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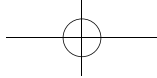
踏进那不勒斯，怀着满腔怒火的国王龙骑兵卫队来了，自此，整座城市“弥漫着甜甜的天芥菜花香和未掩埋的尸体的恶臭”。无奈，罗斯福乐观的预判无法帮助盟军轻易越过沃尔图诺河这道巨大的屏障。地中海寒冷的冬夜和肆虐的空袭让第八集团军瞬间支付了一笔3 000人伤亡的“头期款”。“通往罗马的道路是漫长的。”托菲写道，这段历程充满荆棘也饱含良好的意愿。

- “鬼城”那不勒斯 262
- “寒气逼人”的冬战 273
- 险恶的腹地 282
- 毒气沸腾的巴里 293

## 第6章 无望的苦寒 307

小城圣皮耶特罗身上，满是法西斯的味道。意大利投降后，德军更以其开刀，烧杀抢掠，大肆报复。于是，习惯了灾难的小城充斥着宿命论，人们除了祈祷，别无生机。西西里岛满是这样的小城，身处其中的巴顿似乎大材小用了，但是此时，谁还会信任并眷顾他的将才？蒙哥马利则不然，广阔的亚得里亚海前线等待他的调遣，但是，是什么让一向纪律严明的盟军变身暴虐之师？哪两张熟悉的面孔在此关键之时离开了地中海战区？

- 小城宿命 308
- 被弃后的闲逸 324
- 一场暴徒之战 329
- 丧生之勇 339



## 第7章 战场上的赌局 355

亚平宁一直是一片充斥着征兆和占卜、谶语和战争预言的土地。在那里，田园诗般的冲积平原实为一片“地雷沼泽”，其上更满是特洛奇奥式的血腥山丘。面临冬季战势的僵局，得罗马者得“靴国”。荒谬的两栖登陆计划，能给盟军带来这场“决定性的胜利”吗？又或是凯塞林能在此崩掉英美联军的爪牙？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战争是一场戏，不是一盘棋。

丘吉尔抛出的“鹅卵石” 356

强渡拉皮多河 363

“比斯坎”号的囚徒 387

## 第8章 死亡圣地聂图诺 395

“撒坦行动”中途夭折，盟军策划者又另起炉灶。东多塞尔是盟军在麦杰尔达河南岸的第一道防线，交给了法军。面对来势汹汹的轴心国部队，法军是否靠得住？本以为马克纳西大捷可以弥补法伊德溃败之过，不料却在舍涅德车站苦战了一天。美军的进攻成了强弩之末。指挥官之间的信任轰然崩塌，安德森和法国人怀疑美国人，艾森豪威尔怀疑弗雷登多尔……东多塞尔对面新鲜猎物（美国人）的味道，将成为“老狐狸”隆美尔的一剂良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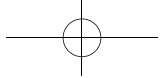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鬼魅的锚地 396

罗马前战——卡塞塔 410

突袭奇斯泰尔纳 424

## 第9章 杀戮场 439

卡西诺山上的修道院固若金汤，盟军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有没有可能在不夺取这座建筑的前提下占领山丘呢？难道德军还没有占据这座完美的观察哨吗？如果不先铲除这座俯瞰一切的修道院，又怎能要求盟军士兵对山丘发起进攻呢？但是决策者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轰炸修道院的后果竟然对德军更有利。



- 如何占领卡西诺 440
- 地狱般的滩头 456
- “复仇者行动” 476

## 第10章 “四骑士”：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 4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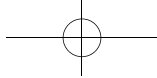
卡西诺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四骑士”仿佛阴魂不散。原本发起安齐奥登陆是为了打破卡西诺的僵局，现在主次颠倒了，盟军认为应对卡西诺再度发起进攻，以协助安齐奥的滩头阵地。然而整个攻势缺乏清晰明确的总体规划，每个战场都由不得他们选择，每场战斗都演变成血腥消耗战。

- 美式“总体战” 488
- 山丘争夺战 496
- 人性是生存的“绊脚石” 517

## 第11章 安齐奥僵局 529

胆识是一种战术武器，能令敌人猝不及防，陷入混乱，战场上却不乏“懦夫”：1944年春，在意大利约有3万逃兵；因恐惧和压力而精神崩溃者近5000人。逃兵、火山爆发、敌军顽抗，无一不妨碍着第五集团军进军罗马的步伐。但对于克拉克而言，必须抢在“霸王行动”抢走意大利战役的风头及英国人偷走第五集团军的荣誉之前，迅速赶到罗马。他们精心策划了“电子欺骗战”，准备发起一场最大规模的“王冠行动”。

- 维苏威大灾难 530
- 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543
- 你们都是勇士，你们都是君子 551
- 成就伟大事业的前夕 560



## 第 12 章 进军罗马 575

通往罗马的路并非坦途。豪兹率领着四个营进入拉齐奥山的峡谷中，这儿正是敌人的薄弱处，如果把第 1 装甲师都投入这里，他们可以穿过瓦尔蒙托内，切断德军的撤退路线。但是克拉克却把第 6 军主力转向拉齐奥山西侧，通向“恺撒”防线防守最严密的一段。既然“水牛行动”已经获得成功，为何换成“海龟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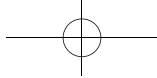
攻破“古斯塔夫”防线 576

一场第五集团军的表演 593

撕开卡西诺前线 611

罗马“不设防” 6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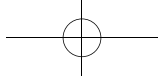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尾 声 最后的进军 637



# 盟军指挥系统

## 1943年7月，进攻西西里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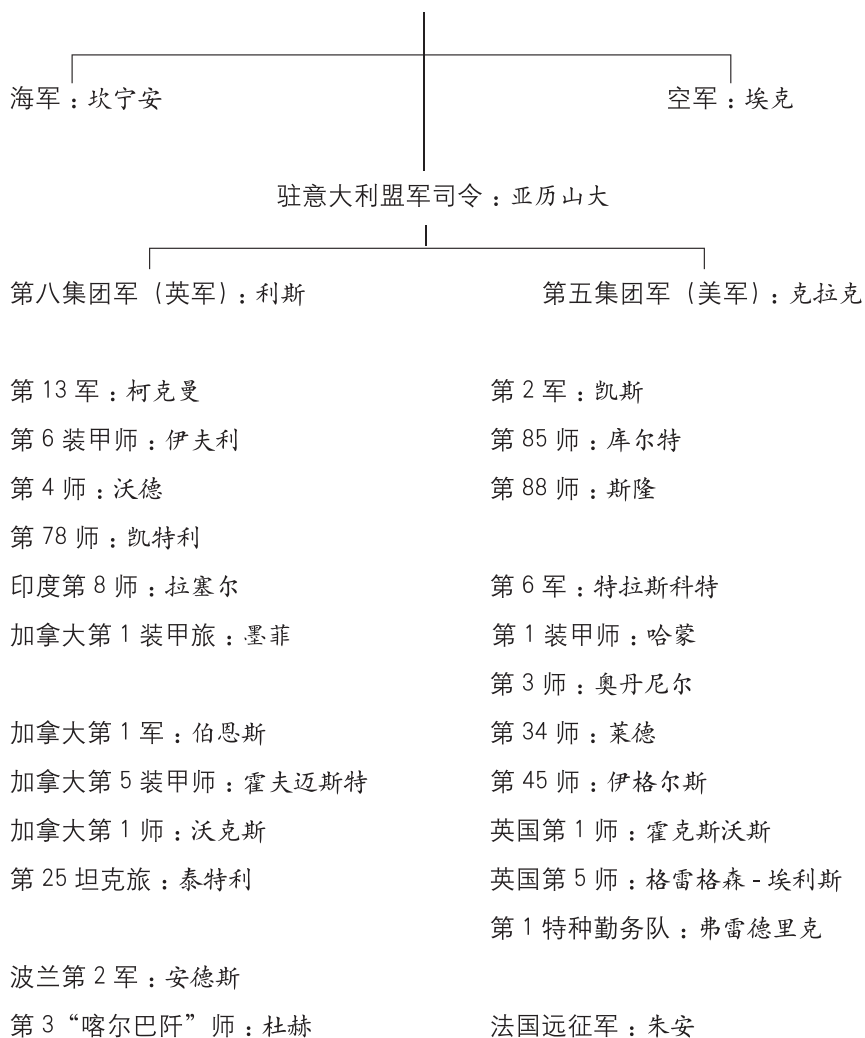


# 盟军指挥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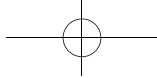
## 1944年5月，“王冠行动”，最终冲向罗马

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指挥官：威尔逊

副司令：德弗斯







第5“克列索瓦”师：苏利克  
波兰第2装甲旅：拉科夫斯基

第10军：麦克里里

新西兰第2师：弗赖伯格

第24近卫旅：克莱夫

第2伞兵旅：普里查德

南非第12旅：帕尔默

意大利摩托化旅级战斗群

预备队

南非第12装甲师：普尔

第5军：奥尔弗里

法国第1步兵师：布罗塞

摩洛哥第2步兵师：多迪

阿尔及利亚第3步兵师：蒙萨贝尔

摩洛哥第4山地师：塞维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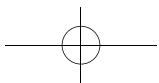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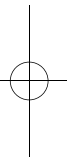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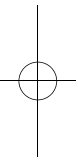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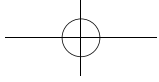
法国北非分队：纪尧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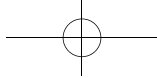
预备队

美国第4军军部：克里滕贝格尔

第36师：沃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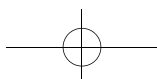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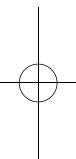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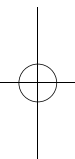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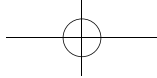
意大利旅级战斗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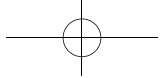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 标准单位换算表

1 英寸 =2.54 厘米	1 英尺 =0.304 8 米
1 英里 =1.609 34 千米	1 码 =0.914 4 米
1 寻 =2.67 米	1 英寻 =1.828 8 米
1 平方英尺 =0.09 平方米	1 平方英里 =2589 988.1 1 平方米
1 英亩 =4046.856 4224 平方米	1 立方英尺 =0.03 立方米
1 盎司 =28.349 523 克	1 磅 =0.453 592 千克
1 加仑 =3.785 43 升	1 品脱 =0.568 升
CC (液体单位, 现称毫升)	1 华氏度 = - 17.22 摄氏度
1 节 =1.852 千米 / 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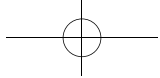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 序幕

### “三叉戟”会议

1943年5月11日（周二）早上，天空雾蒙蒙的，它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了低低笼罩在纽约湾上空的薄雾。在低沉的低音A之后，紧紧跟着两个八度音和两个中音C之下的音符。不同于安装在前向烟囱上的双联装7英尺汽笛发出的尖啸，它的汽笛音量已经被调低，以免惊扰在长廊上漫步的乘客。它在和平时期的红、白、黑涂色已被青灰色的油漆覆盖，尽管这遭到了伪装专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蓝绿色相间的迷彩图案，并称之为“西向航路伪装计划”，以便能更好地迷惑试图判定它航速、方位和身份的敌方潜艇。即便有人看到它那著名的三层甲板、长达1000英尺的巨大船体和庄严而独具特色的尖形船头，也未必会想起它的真实身份，因为灰色油漆甚至盖住了它的名字。但是，绝不会有人忘记它的存在，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就是“玛丽王后”号皇家邮轮。

离开苏格兰古罗克整整5天20个小时50分钟后，“玛丽王后”号于早晨8点30分驶过安布罗斯灯塔，负责护航的美国驱逐舰随即调转船头，驶向远海。与它战前涂色的命运一样，“玛丽王后”号上精美的内饰已被拆除，存放于纽约的一座仓库中，其中包括6英里长的威尔顿地毯，200箱骨瓷及



水晶器具，以及和平时期一次航行中用来保存 1.4 万瓶美酒和 5 000 根雪茄的酒柜及雪茄保湿盒。为执行这次代号为“WW#21W”的航行任务，它已被改装为一艘运囚船。船舱内可用作武器的固定设施已被拆除，还安装了警铃、门锁，以及用沙袋堆成的机枪垒，并在食堂和运动区布设了铁丝网。船舱深处不时传来 5 000 名德国战俘躁动的声音，他们在刚刚结束的北非战役中被俘，并被关入了苏格兰的监狱，几经波折，才被押上当时停靠在古罗克的“玛丽王后”号。300 名英军士兵时刻保持警惕，监视着这些俘虏，而因为同情，想为战俘提供帮助的卫兵则会受到提醒：“牢记他们的野蛮。”

实际上，本次跨越北大西洋，长达 5 天的“之”字形航程，已令这些野蛮人变得温顺。他们会被送往美国西南部的一座战俘营，其人数是美国国内在押德国战俘总数的 3 倍，而且这个数字最终会增加至 27.2 万。为节省取暖费，大多数战俘营建立在北纬 40 度以南的地区，一些战俘营指挥官为战俘提供熏肉和鸡蛋，鼓励他们在营区内喂养宠物，还开办钢琴课，并允许通过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订购窗帘。这样做同样是为了让他们变得顺从。

但此次航行却另有目的。秘密乘客名单上列出了英国最高级别军事将领的名字，其中包括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他们将赶往华盛顿，参加为期两周、代号为“三叉戟”的英美战略会议。轮船悄然驶过韦拉扎诺海峡时，军官们挤在围栏前，试图穿透雾气望见位于北方 7 英里外的曼哈顿。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他们最终选择了出现在右舷康尼岛的模糊景象，以及左舷处史泰登岛的沃兹沃斯堡，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乘务员和副官们匆忙整理着成堆的行李，并用写有巨大“W”的红色纸片将运往白宫的物品标示出来，其中 20 多袋都属于“空军准将斯宾塞”。整理过的机密文件放在上了锁的箱子里，堆在上层甲板旁边的儿童游乐室内，一些作废的保密资料将被送往 105 号套房，扔进用浴缸临时改造成的焚化炉进行销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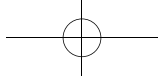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为误导苏格兰各港口潜伏的敌方间谍，此行的计划者们煞费苦心地掩盖了航行的细节。在古罗克，“玛丽王后”号专门印制了荷兰语菜单，让人认为此番赶赴纽约的神秘贵客是流亡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工人们还安装了轮椅坡道和扶手，反间谍机构也刻意在港口附近的酒吧散布谣言，称“玛丽王后”号被派去迎接即将秘密访问英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午 9 点，所有伪装宣告结束。

轮船巨大的螺旋桨转动了最后一圈，船锚被抛入海中咯咯作响，激起大片水花。空军准将斯宾塞在甲板上漫步，“看上去状态很好，肥胖、面色红润”，似乎满怀着对战争的渴望。

与“玛丽王后”号一样，温斯顿·S. 丘吉尔太过显眼，根本无法隐藏，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丘吉尔抽着据说有“长号那么长”的哈瓦那雪茄——这只是他每天八根中的一根。在那张为人熟知的圆脸上，额头布满了皱纹。他眉头紧蹙，不时用洒了香水的手帕擦脸。当天早上，给“玛丽王后”号上的服务员留下 10 英镑小费后，他脱掉了在航程中大多数时候穿在身上的连体工作服，换上了皇家游艇中队的制服，活像“一个舞台上的流氓牧师”。前一天晚上，丘吉尔摆下盛宴，庆祝“即将到达美国暨出任首相三周年”。这场盛宴是对“玛丽王后”号战前的奢华生活，也是对日不落帝国昔日辉煌的一种缅怀：酥皮馅饼、法式干煎比目鱼、温莎薯条和朗姆糕，除了这些菜肴之外，还有一大瓶 1926 年的玛姆红带香槟。

“我们都是小虫，”丘吉尔曾吟诵道，“但我相信我是一只萤火虫。”谁能否认呢？他已奋战了三年，起初是孤身一人，随后便与他努力构建起的强大联盟一同作战。他早就提醒过他的警卫，只有在英国遭到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在夜间将他唤醒，但他却从未被叫醒过。他断言，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使命是“纠缠、不停地唠叨和促成”一场远征。罗斯福对此非常清楚，整个战争期间，他将从丘吉尔那里收到 1 300 封电报。这位首相的陆军参谋长写道：“他的脾气像电影明星一样多变，暴躁得如同被宠坏的孩子。”丘吉尔的妻子补充说：“温斯顿会冲我大声喊叫，所以我从不跟他争吵，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我就给他留张便条。”

“在大事上，他非常伟大，”南非政治家扬·史末资元帅说道，“可在小事上就不那么伟大了。”当然，小事也让他忙碌不堪：因士兵们缺乏纸牌而提出抗议，为英国饲养家禽的农民供应谷物，为军事行动拟定代号（他严厉地废除了“惊心噩梦”“黄疸”“开胃酒”“邦尼哈格舞”这些代号）等。但他的伟大总能在大事中显现出来，一位仰慕者的赞誉最能说明这一点：“他的心中没有‘失败’这两个字。”海上航行总是能给丘吉尔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没有哪次能与“WW#21W 行动”相比。随行人员私下里戏称他为“主人”，因为丘吉尔总喜欢发号施令，让他们每天都忙碌不已。从密码员到陆军元帅，



所有被选定为于周三（5月12日）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撰写研究报告和备忘录的人员都被称作“祈祷者”。打字员们在一台特别设计的“雷明顿”无声打字机上轮班作业，记录下丘吉尔在滚滚的雪茄烟雾中低声嘟囔出的紧急文件和备忘录。为特别紧急的文件注上“当日即办”后，他会去玩上一把“比齐克牌”（他们使用多副纸牌，7以下的牌都被剔除），再喝点白兰地、香槟，或他最喜爱的“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他坚持在自己的救生艇内安装一挺机枪，并宣称如果“玛丽王后”号被鱼雷击中，“我绝不会被俘。最好的死法莫过于在与敌人战斗的兴奋中死去……你们得跟我上救生艇，看看热闹。”

有时候他又显得心事重重——“弯着腰，盯着他的盘子”——以他朗读福勒《现代英语用法》的纯熟，指责那些倒霉蛋“分解不定式的邪恶及用‘特别’取代‘很多’的语法”。但大多数时候他的兴致都很高，会在船桥上与船长讨论航海技术，在休息室观看诸如《重击》（*The Big Shot*）和《渡过黑暗》（*All Through the Night*）之类的电影，或是在自己的舱室里，与同伴们共进晚餐，笑着说段子。最令他高兴的是柏林的一家电台宣称：“丘吉尔在中东，可能正与罗斯福会晤。”他问道：“在这场残酷战争中，谁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会笑出声来？”

丘吉尔曾提议在曼哈顿的巴特里公园登岸，以此来振奋美国表兄的士气，然后再畅游百老汇。“一个人总是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如果这出乎其他人意料的话，”他解释道，“那些密谋者就来不及策划他们邪恶的计谋了。”但考虑到安全问题，美国特勤局不同意丘吉尔的提议，选择从史泰登岛的汤普金斯维尔派出三艘汽艇，越过灰色的海港向“玛丽王后”号驶去，迎接丘吉尔。罗斯福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码头上等候，和他在一起的是“费迪南德·麦哲伦”，这辆7节车厢的总统专列车头已朝向华盛顿。

丘吉尔踏入为首那艘汽艇时，“玛丽王后”号的全体员工都站在围栏旁向他欢呼。在一片喝彩声中，丘吉尔下船登岸走上专列，向大家挥手道别。就在他们站在雾气中叫喊时，丘吉尔已经在心中摒弃了“失败”这两个字。

## 战略的缺失

与手提箱和文件袋一同被放入“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列行李车厢内的是一沓厚厚的地图，它们曾被悬挂在“玛丽王后”号临时作战室的墙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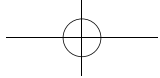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上面钉满了图钉和色纱，用来描绘这个星期二（5月11日）全球各地十余处战场的情况。这一天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1349天，这场始于1939年9月的战争已经过半，但双方指挥官和统帅还不知道，血的代价其实只付出了不到一半，这场战争最终将导致6000万人丧生。在6年时间里，每3秒钟便有一条生命逝去。他们也知道，就算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首的同盟国已经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轴心国依然控制着大量地盘，其中包括长达6000英里的欧洲海岸线和整个亚洲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些都在地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

非洲是轴心国领土霸权的例外，那里的战事已接近尾声。6个月前，也就是1942年11月，英美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横扫了通敌卖国的维希法国政府虚弱的部队，随后向东疾进，穿越寒冷的阿特拉斯山脉，进入突尼斯。在那里，他们与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该集团军在埃及的阿拉曼打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仗后已向西推进，跨过非洲的冠部。突尼斯的面积与佐治亚州相当，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一连串战争肆虐得不成样子。最令盟军难堪的是1943年2月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惨败，美军伤亡了6000人，算是在这场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失败。但最终，盟军凭借出色的空中力量、海上力量、火炮支援及地面部队，困住并粉碎了轴心国军队，使后者最终于5月13日星期四正式投降。25万名轴心国士兵被俘，那些在“玛丽王后”号底舱中排队等候除虱的俘虏也在其中。

北非战役的胜利着实令人振奋，盟军借此成功控制了从卡萨布兰卡到亚历山德里亚所有优良的港口和机场，阻止了轴心国对中东油田的威胁，并使苏伊士运河自1941年来首次恢复畅通。从英国驶往印度的船队不再需要绕道非洲，从而节省了两个月的航行时间。同时，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宽广的南侧也暴露在盟军的视野之下，进一步的攻击已经箭在弦上。北非战役的胜利与北大西洋的胜利不期而遇，德国潜艇组成“狼群”展开的破坏行动已没有之前那么凶猛，这要归功于电子监控技术的进步。

密码专家已经破译了德国海军使用的无线电密码，使得盟军战机和军舰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并摧毁德国的U型潜艇。5月，德军将损失47艘潜艇，是3月被击沉数量的3倍。1943年夏季，将有3500多艘盟国商船平安横渡大西洋。而在一年前，盟军每8小时便会损失一艘船。德国潜艇



在战争期间的损失率达到 75%，超过了所有国家。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中，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事却缺乏决定性。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人已被逐出瓜达尔卡纳尔和巴布亚岛。当年 2 月，他们的援兵在俾斯麦海遭遇重创。5 月 11 日，美军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2 500 名日本守军在这场战斗中丧生，而美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有 1 000 多人伤亡。4 月 18 日，无线电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美军派遣战斗机伏击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谋——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但日本仍牢牢控制着缅甸，占领着中国的大面积土地，其中包括众多港口和沿海城市，从千岛群岛至所罗门群岛中部的太平洋岛屿也在其掌握之下。东京方面转而进入消耗和僵持的战略防御状态，寄希望于苏联能够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拖垮盟军的意志。

东线的战事始终保持其血腥的特点，自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便一直如此。1942 年，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的郊区和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尽管没有进一步动作，但距离里海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态势仍然对轴心国不利，自 1943 年 1 月以来，德军已损失了 30 个师，大多数都是在斯大林格勒或突尼斯，相当于希特勒整个战斗序列 1/8 的兵力。在过去的 3 个月里，德军坦克的数量从 5 500 下降至 3 600。苏军发起了一次反击，重新夺回了库尔斯克、罗斯托夫和亚速海东岸。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 5 月 9 日的日记中描述了元首的绝望：“他对将领们厌恶至极……他说，所有将领都在撒谎，所有将领都不忠诚，所有将领都在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

但是，苏联红军距离德国东部边境仍有 300 多英里，面对着德军 2/3 的作战力量。希特勒麾下仍有 300 个德国师，以及仆从国的 90 多个师。盟军庞大的轰炸机编队对德国的工业区和城市发起了攻击，但到目前为止成果还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美军很大一部分的空中力量被挪用，从英国基地调往北非。除了中立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之外，从比斯开湾到顿涅茨河，从北角到西西里，整个欧洲大陆仍在轴心国牢牢的掌控之下。约 130 万奴工被迫在德国工厂内辛苦地工作，另有 25 万奴工沿着法国和低地国家脆弱的西海岸，构建着“大西洋壁垒”。无数被视为“毫无价值”或“危险分子”的人被赶入集中营或灭绝营，其中包括 25 万法国人，最终，他们当中只有 3.5 万人活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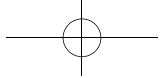
5 个月前，在卡萨布兰卡战略会议上，盟军于北非战役胜利后的新一轮

攻击行动已经敲定。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英国和美国指挥官联合组成，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指挥作战。——译者注）总结了“爱斯基摩人行动”：“针对西西里的进攻行动将于 1943 年 7 月展开，选择月色良好的夜晚，这样对我们有利。”作为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距离突尼斯仅有 100 英里，与意大利这只“靴子”的尖头分离，对它展开进攻，将彻底结束非洲战役。

早在 1942 年 11 月登陆非洲西北部之前，美军的战略家们就一直对在地中海地区挑起战事持怀疑态度，认为盟军应当将力量集中在英国，直接跨越英吉利海峡扑向柏林。但罗斯福支持丘吉尔，无视那些将领的意见，执意发起这场战役。美国最高统帅部对“爱斯基摩人行动”表示支持，因为夺取西西里能恢复地中海航运的通畅，还能分散轴心国的力量，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另外，还可以在这里建设空军基地，为轰炸意大利和欧洲其他敌占区做准备，甚至能对软弱的罗马政府形成威慑，令其废除 1939 年 5 月与柏林签署的《钢铁条约》，退出这场战争。

可是，拿下西西里岛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没有大战略，决策者们甚至没有就如何指挥集结于地中海地区的盟国部队达成共识。为此，“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丘吉尔一直抱有野心，企图在意大利腹地发动一场战役。4 月初，他恳请罗斯福不要仅仅将目光局限于西西里，认为西西里“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是个最小的、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目标”。而击败意大利“将孤立德国人，令他们不寒而栗，意味着其灭亡的开始”。在感觉到美国人不太情愿后，丘吉尔于 5 月 2 日提醒哈里·霍普金斯，盟国友谊的“表面下隐藏着严重的分歧”，并在私下里告诉国王乔治六世，他决定在“三叉戟”会议上提出“先解决亚洲”的建议，因为有许多人都要求美国对东京施以更大力度的打击。

“我们远道而来，并非只有僵化的思维和死板的计划。”从古罗克启程后，丘吉尔为“三叉戟”会议准备开场白时说道。他的灵感被“雷明顿”无声打字机转换成文字，出现在唐宁街 10 号专用纸张上，其中包括“1 号目标：令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及“绝不能忘记，德军 185 个师正在对付苏联人……而我们目前还尚未和任何敌军有过接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在 8 月底前拿下西西里岛，到展开‘波列罗行动’（从英国出发，跨越海峡进攻西欧的行动）之前，有七八个月时间，那些参与行动的英美部队该做些什么？我们不



能在苏联人承受着完全不成比例的重压之时，让我们的军队无所事事”。

他的无礼中带有一丝恳求，长达 45 个月的战争已令英国到达了极限。随着全民动员结束，12% 的英国人都在军队中服役，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并且需要跨越海峡，向“欧洲壁垒”发起冲锋的话，人力将严重短缺。英国在战争中阵亡的人数已超过 10 万，数千人失踪，2 万名商船船员遭受了损失，另外还有 4.5 万人死于德军空袭。

而美国就是救星。几年前，美军还那么稚嫩而脆弱，而现在的兵力已超过 600 万，由 1 000 名将军、7 000 名上校和 34.3 万名中尉率领。从 1941 年年中到现在，陆军航空队的人数增长了 35 倍，陆军工程兵的规模也扩充了 40 倍。“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只有 8 艘航母，而到 1943 年底，竟拥有了 50 艘大小不一的航空母舰。美国还将制造更多的货船，其总数量将超过英国整支商船队。制造一艘“自由轮”，从铺设龙骨到交付只需要 50 天。也许丘吉尔在到来前提醒过罗斯福，就在当天，后者公开宣布了“美国的飞机产量”，美国于 1943 年一年共生产了 8.6 万架飞机，“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产量的总和”。另外，美国还向其盟国提供了价值 480 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其中 2/3 都流入了英国。

在美军参战的前 18 个月里，表现出的特点是经验不足、人数匮乏和玩忽职守。这支军队需要一个漫长的熟悉过程，这非常必要，而且现在还仍然处于这一过程当中：从弱者中挑选出强者，从无用者中挑选出有用者，另外，一如既往，从倒霉蛋中挑选出幸运儿。《纽约时报》资深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在战场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途后，在本周二（5 月 11 日）早上的头版上总结道：“美军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领导，迄今为止，陆军还尚未造就足够多能够率领部队的称职军官。”至于普通士兵，鲍德温说，他们“没有坚韧的精神和足够的决心，只把部分心思放在打仗上——只是一部分”。

但在后方，美国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几乎已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个国家正从和平走上战争之途。1942 年 2 月 10 日，最后一辆汽车从美国生产线上驶下，到 1943 年，取而代之的将是 3 万辆坦克。生产线以每小时超过 3 辆的速度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一年的坦克产量便超过德国从 1939 年至 1945 年的总产量。原本生产钢琴和手风琴的鲁道夫·沃利策公司开始生产指南针和除冰器；国际银器公司不再生产餐具，转为制造勃朗宁自动步枪；唇膏、打字